

亲,你看得懂你的体检报告吗?

——预防保健科举办职工体检报告解读会

一年一度的职工体检工作在3月底暂告一个段落,截止数据发布时,共1132名在职职工完成了体检。此次体检结果显示我院职工体检异常结果主要呈以下分布:

排名	存在问题	百分比	检出人数
1	乳腺增生	44.26%	501
2	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高	43.29%	490
3	幽门螺旋杆菌抗体阳性	37.19%	421
4	痔疮	27.03%	306
5	甲状腺结节	24.82%	281
6	体重超重	20.23%	229
7	甘油三酯增高	19.61%	222
8	肿瘤标志物增高	13.78%	156
9	脂肪肝	12.54%	142
10	总胆固醇增高	12.28%	139
11	甲状腺肿物	11.04%	125
12	慢性咽炎	10.25%	116

排名	存在问题	百分比	检出人数
13	尿酸增高	8.83%	100
14	碱性磷酸酶降低	8.66%	98
15	甲状腺质地欠均	8.48%	96

针对这一情况,4月14日下午,预防保健科在8号楼阶梯会议室举办了职工体检报告解读会,邀请专家解答职工普遍关心的问题。

此次解读主要针对肿瘤标志物增高、甲状腺结节、超重等三块内容。针对肿瘤标志物增高,医学检验科王强首先作《肿瘤标志物和甲状腺功能数据解读》介绍,肿瘤内科主任刘杏娥随后进一步为现场听众讲解;针对甲状腺结节,普外科主任王国良讲解了《甲状腺结节的诊断和治疗》,超声诊断科主任叶萌随后教大家“怎么看懂B超报告”;针对超重和三高人群,浙大诺特营养中心营养师赵军为大家讲授了《生活方式重塑与代谢综合征》。

当日现场,还为有减重需求的员工提供了减肥产品试吃,免费人体脂肪成分分析测试。营养师对测试结果当场给予专业的分析指导,并对有意向参加营养干预者提供了优惠。本次解读会得到了医院多位专家的大力支持,这样有针对性的保健知识培训也得到了大家的好评与认可。

预防保健科 魏凌云

【多读书 读好书】

一幅多彩的风土画,一串凄婉的歌谣

——《呼兰河传》读后感

在时间的长河里,有许多文学作品名噪一时旋即湮没无闻,而有的作品却常读常新,召唤不同时代的读者与之对话,今天我们一起读一部经典之作——《呼兰河传》,作者萧红。

萧红,原名张迺莹,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女作家,被称为“三十年代文学洛神”,作品风格深受鲁迅、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影响。她出生于地主家庭,为追求进步,远走他乡,31岁就早早地在香港殒命。《呼兰河传》是萧红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。

《呼兰河传》以作者的童年回忆为引线,主要从一个儿童主观、直接的视角,逐步为读者展现了上世纪10年代东北边陲小城呼兰河的风土人情以及种种人事。著名文学家茅盾评价《呼兰河传》时说,呼兰河的生活是刻板单调的,是寂寞的。读了这本书,确实,我很大的一个感受便是呼兰河这个闭塞的小城充满愚昧麻木,处处是封建保守,很多事情在今天看来简直可笑。例如给人们带来无限烦恼的“大泥坑子”,有许多小孩儿、小猪淹死在里边,人们每天路过并因此胆战心惊,但荒唐的是居然从没有一个人想把坑填起来,这个坑反倒成了他们雨季时节一个必不可少的话题;还有跳大神、放河灯、娘娘庙会、野台子戏等等这些呼兰河每年必备的节目,但其实大家并不真的能从这些活动中能得到多少乐趣,而只是习惯了每年都得有这些个项目,好像哪一年少了一个就不算是一个正常的年似的;还有那老胡家“总爱笑”的小团圆媳妇,只是因为“太过大方”和“长得高”,无意识地违背了“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”,没有邻居街坊心里眼里那个害羞、顺应的媳妇样子,所以要好好整治,到最后被活活折磨致死;再看看那麻木不仁的有二伯、卑微的冯歪嘴子、追求婚姻自由的王大姐,这些平凡也平庸的小人物的结局,无一不充满悲剧色彩。

《呼兰河传》可以说是一部针砭时弊的小说,揭示了上世纪初我国农村在封建统治下的社会弊病,特别是控



诉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封建思想、封建习俗对人们的戕害,和加在人民身上无法挣脱的精神枷锁——愚昧、落后。但茅盾也曾说《呼兰河传》是“一篇叙事诗,一幅多彩的风土画,一串凄婉的歌谣”,对我来说,这也正是萧红用这本书带给我的惊喜之处。抛开萧红想要表达的封建思想之愚昧,《呼兰河传》另一个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语言表达实在太有趣,太活泼,整本书字里行间充满了生命力。我们仿佛能看见萧红忽而用孩子的眼来看那个世界,忽而又用大人的心来审视那个社会。这大人的审视容易,那孩子的眼却如此珍贵。而萧红又做到了真实、有趣之中又充满着讽刺。例如“我”知道这个“总爱笑”的小团圆媳妇是没病的,但所有人都说她是有病的。我知道磨馆冯歪嘴子的屋子里零下七八度,冷得和室外温度差不多,我居然“越想越可笑,越想越高兴”,高兴得到处跑,因为怎么会有人家里的温度和室外温度差不多,简直太可笑了。书中总是毫不留情却又美妙地撕开封建的外衣,露出里面的愚昧。萧红将一切都写得淡淡的,淡淡的悲凉,淡淡的讽刺,就像是在看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。

除了这些,书中也有孩子眼中这个

小城很多美好的东西,例如祖父和后花园。祖父对萧红的爱使她对童年多了一份美好的回忆。慈祥的祖父一天都在后花园里边,“我”一天都在后花园里边,跟在祖父的身后。在萧红的笔下,后花园中永远是一幅纷繁热闹的景象,“大红的外国柿子都红了,茄子青的青、紫的紫,溜明透亮,又肥又胖,每一棵茄秧上结着三四个、四五个。”而那金的蜻蜓绿的蚂蚱,嗡嗡地飞着的蜂子、大红的蝴蝶,穿梭其间,又给后花园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。后花园,不仅仅是一个热闹的世界,更是一个自由的、生机勃勃的世界。在这里所有一切的事物好像活了一般。“花开了,就像花睡醒了似的。鸟飞了,就像鸟上天了似的。虫子叫了,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。”一切都活了。都有无限的本领,要做什么,就做什么。要怎么样,就怎么样。都是自由的。“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,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。黄瓜愿意结一个黄瓜,就结一个黄瓜。若不愿意,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,没有人问它。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,他若愿意长到天上去,也没有人管。蝴蝶随意地飞,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,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。”后花园里,大自然赋予了花、鸟、黄瓜、玉米、蝴蝶们自由自在生长的权利,不受任何时间、空间、人为的阻碍。这个后花园,可能是萧红的天堂吧,她可能更愿意做里面的一根黄瓜、一颗玉米,就像我们也向往自由自在的伊甸园。

《呼兰河传》流传了七十多年,我们小学课本里的《火烧云》便节选自《呼兰河传》,它教孩子们感受大自然的美,学习文中的写作艺术;中学生必读书目里也有《呼兰河传》,同学们通过读书认识那个年代的东北小城,了解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;而如今我在作者创作时差不多的年纪上,再读起《呼兰河传》,读起文章中她的童年故事,想到我家乡的火烧云,合上书那一瞬间,我也怀念起童年那一去不复返的时光了。

党办 薛蕙质

【原创短篇小说】

守望

那个病人是年初的时候入院的,伴着严冬凛冽的朔风,和医院道旁交错在天空的梧桐树枝丫儿。

肿瘤科的病房在一楼,这是个三人间的病房,他的病床挨着窗口。第一次看见他时,他正对着窗口发呆,脸色蜡黄晦暗。黄疸,我了然。想必是我的目光太过直白,他回过神,朝我挤出一丝笑容。

肿瘤科护士长已经认识我,我随口向她问起这病人,她只说这个病人是外地来的,吃不下东西,人很瘦但肚子越来越大,后来开始腹痛才来医院检查,查出来的时候,就已经是晚期了。家里人负担不起治疗费用,刚住院的时候还隔三差五来看他,后来东拼西凑交了一笔医疗费后,就再也沒过来了。护士长摇摇头,说,真可惜,才三十出头,但家里也难。话说到这里,我怎会不明白,病人的家属大概是放弃他了。

每次去病房,他总对着窗外发呆,我知道他在等什么,却也说不出安慰的话。他的主管医生也常来看他,问他今天怎么样了,他总说好多了。可事实是连我这个初学者都看得出他的病情在恶化,所以医生常常只能同我一起沉默了。

我每次出去散步,朝那窗口望望,病人的目光总是越过我,越过这满院的梧桐树,穿行到很远的地方。

最近,肿瘤科新来了个小护士,圆脸,扎个短短的马尾,举手投足全是校园里阳光的朝气。小护士喜欢笑,做什么事都充满干劲,像青葱的绿植,用力的生长着。

小护士是个话唠,常常来陪病人,不管他答不答都自顾自的很高兴,有时候,病人也会被逗笑,他喜欢这个像小太阳一样温暖光明的小姑娘。小护士后来又兼帮他送饭——病人的饭是科室里的医生护士轮流给买的,他没有为此说过感恩戴德的话,但常常会怔怔地对着饭盒,有时嚼着饭却又眼眶发红了,也许他想说谢谢,但又怕自己说出来的字眼不能承受这份温暖和恩情吧。

一次我跟小护士聊天,她讲起在呼吸科时遇到一位脑瘫患儿,生活完全不能自理,连吞咽功能都有障碍,父母都是大学老师,16年来轮流日夜看护他,却始终不愿意放弃他。我说这样的孩子不如让他走了,彼此都不痛苦。小护士点点头,又摇摇头,说,再没希望,自己的孩子只能自己守护了。听说那孩子几天前,又因为急性吸入性肺炎住进了急诊室。

小护士讲得眼角泛红,认真地说,不是所有事情都必须是怀着希望等待的,有时候,没有希望也得守着。她突然不哭了,笑着说,我也守着,我盼着我的病人们都快点好起来。

下半年的时候,肝癌病人的住院账户里早已欠费,而病情却在加重,肿瘤科尽可能的提供一些减缓他痛苦的治疗,但这也仅仅是维持生命而已。这时候,病人已经很虚弱了,我隐隐感觉他眼睛里有话,可是已经讲不出了。

小护士想要联系病人的家属,她去找护士长帮忙。护士长想说什么,但又什么也没说,只是轻轻抱了抱她。小护士从护士长那里拿到了病人家属的电话,她每天都打,可是电话的那头总是冰冷的机械女声。

病人病情恶化的很快,癌细胞扩散到了脑部,他开始出现幻觉了。病危通知书是主管医生下的,已经有好几张了,因为没有家属接收,就被整齐地叠放在病人床头桌的抽屉里。病人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,大多数时间都是昏迷着,氧气罩上的白雾时隐时现。

那天小护士值夜班,进病房的时候,病人醒着。他对小护士说,有点冷,又说,冬天还没过啊,夜还长着呢。

小护士觉得胸闷,憋着眼泪,说,马上白天就比夜里长了,然后慌慌张张跑出去了。过了一会儿,她又抱着棉被笑着进来了。

病人还是走了,在年末雨丝飘扬的冬夜里,心电图成直线的时候,小护士,护士长,还有值班医生都守在他身旁。我是第二天才知道这个消息,去找小护士的时候,她正在忙,看起来疲惫而憔悴,护士长拍拍她的肩膀,在她耳边低语了几句。实习转科后,我很少到那里去,只是偶尔路过肿瘤科的时候,仍会朝那窗口望望。

我有点记不清病人的名字了,但也常常会想起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位病人,不知道他在这世界上是否还有亲人,他们现在又在哪里,也不知道他弥留之际是否孤独?或许他已在这一方小小病房里找到了人间的温暖,在这痛苦而绝望的一年里,依然有人真心地期盼着他能好起来,默默地陪伴着他。

有人说医生护士面对死亡会麻木,可我知道他们只是没有太多时间去伤心而已。看多了离别,更不愿多受别离。

健康管理和宣传中心 张虹女儿奚慧琳

主 编: 郑公寿
副 编: 何晓波
责任主编: 陈雨虹 陆晓芬
朱小芳 薛蕙质